

我喺路邊撿到個18歲醫科女返屋企

作者: 慘汁酒田

Powered by [紙言](#)

Ch1.王Hea

是咁的，我叫王為。

阿爸阿媽改我呢個名，用意好明顯——做人要敢作敢為，頂天立地，做個真漢子。結果呢？我份人由細Hea到大，讀書Hea，做嘢Hea，連呼吸都Hea過人。所以啲朋友幫我改咗個花名，叫「王Hea」。

你明「Hea」咩意思架啦。

成日俾人笑：「喂，王Hea，你今日又食玩瞓呀？」、

「喂，王Hea，呢排7仔有新公仔換喎，

喺，咪話我唔益你啦，

女神娜娜最靚呢啲，換返套送比佢啦。

(娜娜係我地公司新請返嚟嘅秘書)

係喎，唔記得咗你咁hea

對娜娜係冇興趣嘅！」

屌，我都慣咗。

我今年三十八歲，單身，標準西裝上班族。喺一間中型企業做行政主任，人工唔高唔低，夠食夠住。我阿爸阿媽留咗一層唐樓俾我，喺大角咀，有成八百呎咁大，樓齡就舊啲，但係我一個人住，夠晒有凸。

照計，我有樓、有穩定工作、個樣都算係中年英俊大叔嗰款（啲女同事話我有啲似成熟版嘅金城武，我唔知佢哋係咪盲嘅），應該好多女埋身先啱。

但係，我份人冇乜慾望。

唔係講笑，我真係冇乜慾望。

錢？夠用就得，我唔係嗰啲成日諗住發達嘅人。性？問唔中自己打個飛機搞掂，乾淨利落，唔使煩。

愛情？拍過幾次拖，最後都係分手收場，因為我太Hea，啲女頂唔順。

我嘅人生格言係：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或者應該話，凡事Hea住做，日子易過啲。

但係，我呢個Hea爆嘅人生，喺一個平凡嘅夜晚，俾一個女仔徹底打亂晒。

Ch2.街邊嘅女仔

嗰晚，我去深水埗一幢唐樓搵人按摩。

你唔好誤會，我唔係去叫雞。我去搵嘅係一個六十幾歲嘅大媽，叫陳師傅，佢係正宗嘅推拿師傅，以前喺中醫館做過，手法一流。我成日腰酸背痛，一個月會去搵佢一兩次。如果你想喺嗰度扯旗，我諗好難——陳師傅個樣似足你小學個個訓導主任，佢一用力，你只會痛到大叫，完全唔會有任何生理反應。

我行到唐樓樓下，準備上去嘅時候，見到一個女仔跔喺樓梯旁邊。

佢個子嬌小，長頭髮，化咗淡妝，個樣幾甜，但係佢塊面好多淚痕，對眼紅晒，成個樣好無助。佢著住一件好簡單嘅T恤同牛仔褲，隔離放住一個細細嘅行李喺。

正常嚟講，我係唔會理呢啲嘢嘅。呢個年頭，街上面咁多騙案，你唔知邊個係真係需要幫忙，邊個係扮可憐呃錢。我份人咁Hea，最怕就係惹麻煩上身。

但係，唔知點解，我喺佢身邊行過，上咗幾級樓梯，又停低咗。

我回頭望咗佢一眼。

佢跔喺度，個樣好似一隻俾人遺棄嘅貓仔咁，好細粒，好孤獨。街上面人來人往，冇人理佢，冇人望佢一眼。

我企咗喺度，掙扎咗大概十秒。

「你唔好理啦！萬一係詐騙呢？」我把聲喺個心入面響起。

但係，另外一把聲又講：「屌，萬一人咁真係有事呢？」

我吸咗一口氣，行返轉頭。

「小姐，你冇事呀嘛？」我問。

佢抬起頭望住我，對眼好驚慌，好似一隻受驚嘅小動物咁。

「我...我冇事。」佢細細聲講，但係佢把聲明顯唔係冇事。

「你喺度做咩呀？咁夜一個女仔喺街邊，好危險㗎。」我話。

佢望住我，沉默咗一陣，然後忽然喊咗出嚟。

Ch3.小魚

佢叫小魚。

全名Karen

Yu，係內地嚟香港讀大學嘅學生，讀緊醫科，十八歲。佢父母唔係有錢人，但係好想個女有出息，所以辛苦儲錢供佢嚟香港讀書。

「我嚟咗香港三個月，一直都好咁。」佢坐喺樓梯級上面，一邊抹眼淚一邊講。「但係上個禮拜，我阿媽打俾我，話阿爸突然間病咗，要好多醫藥費。佢哋話...話之後可能冇辦法再供我讀書。」佢停咗一停，然後繼續講。

「我唔想放棄。我唔想返去。我知如果我返咗去，我就永遠都冇辦法再做醫生。」佢把聲愈嚟愈細。「所以我去咗做...做兼職。」

「咩兼職？」我問，雖然我已經估到。

佢沉默咗好耐，然後好細聲咁講：「我聽人講，做雞好快可以搵到錢。所以我去咗租咗一間房，試吓做一日。但係...我唔知原來租間房要咁多錢，我個日得一個客，賺嘅錢仲少過租金。我而家連食飯都冇錢。」

佢講完，又喊咗出嚟。

我望住佢，個心唔知點解好唔舒服。

呢個女仔，佢只係一個十八歲嘅細路女。佢離開父母，一個人嚟到香港，面對住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冇朋友，冇依靠。而家仲要面對經濟問題，搞到要去做雞。

呢個世界，真係好撚殘酷。

「你今晚有冇地方住？」我問。

佢搖咗搖頭。

我吸咗一口氣，然後做咗一個連我自己都覺得瘋狂嘅決定。

「我屋企有間空房，你可以暫時住喺我度。」我話。

佢望住我，對眼瞪到好大。

「不過先講明。」我即刻加咗一句。「租金唔使俾，但係你要幫手做家务。打掃啦、洗衫啦、煮飯啦，當係抵租。我唔係包養你，亦都唔會對你做任何嘢。你當我係一個...呃...包租公啦。」

佢望住我，沉默咗好耐。

然後，佢忽然笑咗一下。係個種好感激、好開心嘅笑容。

「多謝你大哥哥！係呢我應該點稱呼你？」佢細細聲講。

小魚跟我由深水埗行返去我嘅大角嘴屋企。

沿途我地行得好慢，佢有陣時變到好靜，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咁。但有時又會問我好多嘢，主要都係問收留佢會唔會增添麻煩之類。

小魚係一個好女仔嚟，最少由我同佢講第一句說話開始，就覺得係咁，佢起碼個款唔似係騙子先。

因為，我覺得喊同眼淚可以係假。

但個種無助、驚恐嘅表情係冇得扮嘅。

Ch4.同居生活

就係咁，我同小魚開始咗「同居」生活。

初初嗰幾個禮拜，佢好怕醜，成日都唔出聲，見到我就耷低頭。佢做家务嘅時候好小心，驚整爛我啲嘢。佢煮飯嘅時候會問我好多次「呢個啱唔啱你食」、「會唔會太鹹」、「會唔會唔夠味」。

我成日同佢講：「你放鬆啲啦，我唔係你老豆，唔使咁緊張。」

但係，佢都係好緊張。

後來我先知，佢以前俾人凌霸過，所以對任何人都好有戒心。佢驚做錯嘢會俾人鬧，驚得罪人會俾人蝦，驚自己唔夠好會俾人遺棄。

我同佢講：「呢度係你屋企，你唔使驚。你整爛嘢我唔會鬧你，你煮嘢難食我會照食，你唔使成日驚呢樣驚啲樣。」

佢望住我，對眼有啲紅。

「從來冇人咁樣同我講過嘢。」佢細細聲講。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小魚慢慢開始放鬆落嚟，開始同我有講有笑。佢會同我分享佢學校嘅嘢，會同我講佢以前喺內地嘅生活，會問我好多關於香港嘅問題。

我發現，佢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好有諗法嘅女仔。佢讀書好叻，對醫學好有熱誠，成日同我講解一啲醫學知識，講到我頭都大埋。佢話佢想畢業之後做一個好醫生，幫多啲有需要嘅人。

「你以前俾人蝦得咁慘，你唔憎呢個世界咩？」有一晚我問佢。

佢沉默咗一陣，然後話：「我以前好憎㗎。但係...」佢望住我，笑咗一下。「但係我遇到你。你係第一個，願意幫我嘅人。你令我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原來仲有好人嘅。」

我望住佢，個心唔知點解好暖。

我同自己講：王為，你呢世人做過好多Hea嘢，但係呢一次，你總算做咗一件正確嘅事。

Ch5.報恩

小魚喺我屋企住咗大概半年之後，有一晚，發生咗一件事。

嗰晚，我放工返到屋企，見到小魚著住一條好薄嘅睡衣，坐喺梳化度等我。佢平時唔會咁著嘅，佢平時都係著住好保守嘅睡衣，包到實一實。

「你做咩呀？咁夜仲唔瞓？」我問。

佢企咗起身，行過嚟，企喺我面前。佢塊面好紅，對眼望住地下，好似好緊張。

「為哥哥...」佢細細聲講。「我想多謝你。」

「多謝咩呀？」我問。

「多謝你一直以嚟對我咁好。你俾我住，俾我食，從來冇要求過任何回報。」佢抬起頭望住我，對眼好認真。「我...我冇咩可以報答你。我...」

佢冇講落去，但係佢開始解開佢件睡衣嘅鈕。

我成個人僵硬咗。

我嘅腦海入面，即刻出現咗一場世界大戰。

魔鬼話：「屌！冇食唔食，罪大惡極啦on9仔！你單身咁耐，而家有個十八歲嘅妹妹仔主動送上門，你仲諗咩呀？」

天使話：「你嚟咗線呀？你當佢係朋友定係雞呀？你幫佢係因為你想幫人，唔係因為你想上人呀！」

生理話：（我已經扯咗旗，唔使解釋）

理性話：「王為，你冷靜啲。你大佢成二十歲。佢只係一個細路女，佢根本就唔知道咩係愛情。佢而家只係因為感激你先咁樣做，如果你真係做咗，你就係利用緊佢嘅感激，你就係一個仆街。」

我企咗喺度，好似中咗寫輪眼嘅幻術咁。

小魚已經解開咗第一粒鈕，露出咗鎖骨。

我吸咗一口氣，然後伸出手——捉住咗佢隻手。

「小魚，唔好。」我話，把聲有啲沙。

佢望住我，呆咗。

「你唔使咁樣報答我。」我話，盡量令自己把聲聽落平靜。「我幫你，係因為我想幫你，唔係因為我想同你上床。」

「但係...」佢想講嘢。

「你聽我講。」我打斷佢。「你而家十八歲，啱啱開始讀大學，你嘅人生先至啱啱開始。你將來會遇到好多好嘅人，會遇到一個真心愛你嘅人。你唔使因為感激我，就同我一齊。呢個唔係愛情，呢個只係感激。」

佢望住我，對眼有啲紅。

「等你畢業之後。」我繼續講，把聲好溫柔。「如果你嗰陣仲未遇到一個值得你愛嘅人，如果你嗰陣仲係鍾意我，到時先再講，好冇？」

佢沉默咗好耐。

然後，佢點咗頭。

「好。」佢細細聲講。

我鬆咗一口氣，然後即刻行咗入廁所，沖咗一個凍水涼。

屌，我扯到好攰痛。

Ch6.四年

之後個四年，我同小魚繼續「同居」。

佢讀書好叻，成日攞獎學金。佢喺學校開始識到朋友，開始變得冇咁怕醜，開始冇咁驚同人相處。佢話，係因為我俾咗一個「安全嘅環境」佢，佢先可以慢慢咁克服以前被凌霸嘅陰影。

「你知唔知，我以前成日發惡夢。」佢有一晚同我講。「夢見以前蝦我個班人，夢見佢哋笑我，打我，搶我啲嘢，整爛我啲嘢。但係而家，我發惡夢嘅次數愈嚟愈少。因為我知道，就算我真係俾人蝦，返到屋企，你會喺度。」

「你唔使驚。」我話。「如果你俾人蝦，你同我講，我幫你出頭。」

佢笑咗一下：「你？你咁Hea，點幫我出頭呀？」

「屌，我雖然Hea，但係我應承過嘅嘢，一定會做。」我話。「我應承咗會保護你，我就一定會保護你。」

佢望住我，笑得好甜。

四年入面，我同佢之間，冇再發生任何「曖昧」嘅事。我堅持住我嘅原則——佢只係一個租客，一個朋友，一個我需要照顧嘅細路女。

但係，老實講，我個心，唔係咁樣諗嘅。

我愈嚟愈期待見到佢。放工返到屋企，見到佢喺廚房煮緊飯，我會覺得好安心。佢同我講學校啲嘢嘅時候，我會聽得好開心。佢笑嘅時候，我會覺得成個世界都光晒。

我知，我鍾意咗佢。

但係，我唔敢講。

我大佢成二十歲。我係一個中年阿叔，佢係一個啱啱讀大學嘅妹妹仔。佢值得一個更好嘅人，一個後生啲、冇朝氣啲、冇咁Hea嘅人。

所以，我將呢份感覺，收埋喺個心度。

我同自己講：等到佢畢業先啦。等到佢真係大個女先啦。等到佢見識多啲呢個世界，等到佢真係知道自己想要咩先啦。

但係，我冇諗過，喺佢畢業之前，我會發現一個秘密。

Ch6.1-家

片段一：肥佬咗

Year 1嗰年，小魚第一次考試，肥咗一科。

佢返到屋企，冇出聲，一個人坐喺梳化度，望住地下。

「做咩呀？」我問。

「冇嘢。」佢細細聲答。

我行過去，見到佢揸住份成績表。佢想收埋，但係我已經見到咗。

「肥咗？」我問。

佢點咗頭，然後忽然喊咗出嚟。「我係咪好冇用？我連讀書都讀唔好...我阿爸阿媽俾咁多錢我嚟香港讀書，我竟然肥佬...」

「喂，冷靜啲。」我坐喺佢隔離。「肥一科啫，又唔係世界末日。」

「但係...」

「我當年讀大學嗰陣，差唔多科科都係啱啱合格，有科仲要retake咗兩次添。」我話。

佢抬起頭望住我，對眼仲係紅紅地：「你講真㗎？」

「梗係真啦，你以為我呢個Hea樣點㗎？」我笑住講。「肥一科唔緊要，最緊要係你知自己邊度唔掂，下次做好啲。你咁叻女，一定得嘅。」

佢望住我，沉默咗一陣，然後抹咗抹眼淚。

「多謝你，為哥哥。」

「唔使多謝。」我話。「不過如果你下次再肥佬，我就罰你煮一個禮拜飯。」

佢笑咗出嚟。

之後嗰個sem，佢科科都擺A。

片段二：大陸妹

有一晚，小魚返到屋企，對眼紅紅地，明顯喊過。

「做咩呀？」我問。

佢沉默咗一陣，然後話：「今日有個同學，喺全班面前話我『大陸妹』，話我啲廣東話好難聽，叫我返大陸。」

我聽到，即刻火都嚟埋。

「邊個嚟㗎？叫咩名？我聽日同你返學校搵佢！」我好大聲咁講。

小魚望住我，呆咗：「你...你去學校做咩呀？」

「同佢傾吓計囉。」我話。「我份人平時好Hea，但係講到要保護屋企人，我可以好認真㗎。」

佢望住我，忽然之間，佢對眼又紅咗。

「你話...屋企人？」佢細細聲問。

「梗係啦。」我話。「你住喺我度四年，唔通仲係租客咩？」

佢冇出聲，只係攞住我。

之後，我冇真係去學校（小魚死都唔俾），但係第二日，佢返學嘅時候，我send咗個WhatsApp俾佢：

「記住，你係小魚。你識醫科，你識救人，你叻過嗰班歧視你嘅人一百倍。佢哋笑你，係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唔及你。俾心機。」

佢之後話我知，佢save低咗呢個message，成日都會拎出嚟睇。

片段三：生日

小魚十九歲生日嗰日，我整咗個蛋糕。

事先聲明，我係一個煮飯都懶嘅人，整蛋糕呢樣嘢，係我呢世人第一次。

結果呢？

個蛋糕燴咗一邊，中間仲要塌咗落去，成個樣好似一個俾車輾過嘅冬甩咁。

我將個蛋糕擺喺枱面，小魚返到屋企，望住個蛋糕，呆咗。

「呢個...係咩嚟㗎？」佢問。

「蛋糕。」我話，有啲尷尬。

「蛋糕？」佢望住我，忍唔住笑咗出嚟。「為哥哥，呢個係你整嘅？」

「係呀，唔好笑㗎，我第一次整咋。」我扮撚。

佢冇理我，切咗一細塊，放入口。

「點呀？」我問。

佢望住我，沉默咗一陣，然後話：「都好味㗎。」

「...」

「但係，我好開心㗎。」佢笑住講。「多謝你，為哥哥。」

佢冇講太多感性說話，只係笑住望住我。

我心入面諗：其實個蛋糕真係好難整好麻煩，味道又唔多掂，我食咗第一啖就唔敢再食第二啖。但係，為咗見到佢呢個笑容，就算個蛋糕再難整一百倍，都值得。

同埋呢單嘢，證明我真係冇煮嘢食嘅天份，就算係幾落心機幾認真去做都好，始終都係搞唔掂。

片段四：病到hihi

有一年冬天，我病到仆街，連講嘢都走晒音。

發燒、咳、成身冇力。我攤喺床上面，成個人都散晒。

小魚好緊張。佢用佢學緊嘅醫學知識，幫我探熱、幫我敷毛巾、幫我煲粥。

佢煲個碗粥，真係好難食。啲米仲係硬嘅，啲水太多，成碗嘢好似糊仔咁。

但係我食晒。

因為我見到佢企喺廚房成個鐘，好認真咁研究點樣煲粥，又上網查食譜，又打電話問同學。

佢係一個讀醫科嘅學生，佢嘅時間好寶貴。但係佢願意花成個鐘，去為一個Hea爆嘅中年阿叔煲一碗粥。

呢碗粥，就算係毒藥，我都會食晒。

「好食嗎？」佢問，對眼好期待。

「係我食過最好食嘅粥。」我話。

佢望住我，然後笑咗。

「你成日都亂講嘢。」佢話。

「我講真㗎。」我話。

Ch7.零零後少女

遇到小魚之後，平時太忙，都冇再搵過陳師傅按摩，條腰又開始硬晒軟，所以今晚落咗booking。行到唐樓樓下，我見到一個新嘅廣告牌，上面寫住：「00後青春少女，新到香港，服務一流。」我望住個牌，個心唔知點解有啲唔舒服。

呢幢唐樓，一向都有好多一樓一鳳。我平時都唔會理，因為我係嚟按正骨嘅，唔係嚟叫雞嘅。但係今次，唔知點解，我對呢個「00後」好冇好奇心。

我上咗去，行到嗰間房門口。

我企咗喺度，掙扎咗一陣。

「你唔好咁多事啦。」我同自己講。

但係，唔知點解，我伸咗手出嚟，揪咗門鐘。

叮噹。

門打開。

我見到佢。

小魚。

佢著住一件好薄嘅吊帶裙，化住濃妝，企喺門口。佢見到我，成個人呆咗，塊面白過張紙。

「為...為哥哥...」佢把聲震晒。

我轉身跑落樓梯，跑出唐樓，跑返屋企。

我成個人都喺度震。

唔係因為嬲——至少，唔單止係嬲。

我撻咗上床，望住天花板，個心好似俾人用鐵鎚扑咗一下，碎晒。

小魚。我嘅小魚。我收留咗四年嘅小魚。我當佢係朋友、係家人、係...係咩呢？我唔知，但係我從來冇當佢係雞。

但係佢而家，真係做緊雞。

點解？

我個腦開始不受控制咁樣諗：

係咪我冇照顧好佢？

我以為我俾咗一個安全嘅屋企佢，我以為佢喺度會開心，我以為佢唔再需要驚任何嘢。但係，原來呢一切都係我以為。

佢仲係要去做，仲係要用身體去換錢。

做乜呢住我？有事做乜唔同我講？

但我自己又有咩資格管佢？

我知我份人Hea，我知我人工唔高，但係如果佢需要錢，我一定會幫佢。點解佢寧願俾其他男人掂，都唔願意同我講一句「我需要幫忙」？

佢唔信我？

呢四年，我同佢一齊住，一齊食飯，一齊傾計，我以為我哋之間已經建立咗信任。但係原來，佢從來都冇信過我。

唔係，可能仲衰——佢信我，但係佢覺得自己唔值得俾我幫。

我記起佢之前講過，佢以前俾人凌霸，俾人話佢「冇用」、「垃圾」、「除咗個樣咩都唔識」。呢啲說話，係咪仲喺佢個腦入面？係咪令到佢覺得，自己除咗身體之外，冇任何嘢可以報答我？

屌。

然後，一個更加唔應該有嘅念頭，湧咗上嚟。

我一直都冇掂過佢。

四年前佢主動送上門，我拒絕咗。我話唔可以，話等佢畢業先。呢四年，我同佢保持距離，我冇越過嗰條線，因為我覺得咁樣先係對佢好。

但係，佢竟然俾其他男人掂。

我知，我呢個諗法好仆街。我冇資格介意，我唔係佢男朋友，我只係一個收留佢嘅中年阿叔。佢嘅身體，唔係我嘅。

但係，我忍唔住。

我忍唔住覺得，好似有啲嘢俾人搶走咗咁。

我好唔甘心，好想大聲問佢：「點解？點解你寧願俾啲咁嘅男人掂，都唔願意等我？」

我知我呢個諗法好自私，好唔合理。

但係我控制唔到。

我合住眼，深呼吸。

然後，大門打開。

小魚返咗嚟。

我扮瞓。

佢行入我間房，企喺床邊。我feel到佢嘅氣息，佢企咗喺度，冇出聲。

然後佢爬咗上嚟，攞住我。

「為哥哥。」佢把聲好細，好溫柔。「你要相信我。我知道你覺得我好污穢，但我唔係你想像中咁樣。」

我冇郁，冇出聲。

「我知你而家好嬬，好失望。」佢繼續講。「但係你等我，等我畢業嗰日，我會俾一個答覆你。到時我會全部同你講清楚。」

佢攞住我，攞咗好耐。

我冇推開佢，亦都冇攞住佢。

我只係合住眼，個心，好亂。

好亂。

Ch8.畢業典禮

小魚畢業嗰日，我請咗假。

我著住西裝（即係我返工嗰套），剃咗鬚（其實我成日都唔記得剃，今日專登剃咗），仲買咗一大束鮮花。

我企喺大學門口，等佢。

佢行出嚟嗰陣，著住畢業袍，戴住四方帽，成個樣好靚。佢見到我，笑咗一下，然後跑過嚟。

「為哥哥！你嚟咗呀！」佢好開心咁講。

「梗係嚟啦，應承過你㗎嘛。」我話，然後將束花遞俾佢。「恭喜你畢業。」

佢接過束花，對眼有啲紅。

「我都有嘢送俾你。」佢話。

佢喺佢嘅袋入面，拎咗一個好精緻嘅禮物盒出嚟，遞俾我。

「呢個...係我最近大半年，用兼職同埋...其他方法一齊儲錢買嘅。」佢細細聲講，有啲顫抖。「我阿爸嗰陣病情突然惡化，需要一筆較大金額，學費同雜費又加咗，我真係好急。但我仍然想買一樣嘢俾你。」

我打開個盒。

入面，係一個名牌電鬚刨。

我望住個電鬚刨，忽然之間，我明晒。

我認得出呢個牌子嘅鬚刨唔平，

閒閒地都要幾千蚊。

但內裡價值唔係呢度，

係代表佢對我嘅心意——

佢知道我成日懶得剃鬚，

佢想提醒我，記得好好照顧自己。

我望住佢，忽然之間，

我嘅眼淚忍唔住流咗出嚟。

「你...你做咩喊呀？」佢好緊張咁問。

「冇...冇嘢。」我抹咗抹眼淚，

然後笑住同小魚講：「你買個電鬚刨唔夠㗎。屋企仲要買多張靚啲嘅雙人床褥先得。」

佢呆咗，然後面都紅晒。

「你...你咩意思呀？」佢細細聲問。

「我意思係...」我吸咗一口氣，然後好認真咁望住佢。「小魚，我等咗你四年。你話過，等你畢業之後，你會俾一個答覆我。」

而家，我想問你...你願唔願意，

同我呢個咁Hea嘅包租公一齊？」

佢望住我，對眼紅晒，然後，佢笑咗。

「我願意。」小魚細細聲喺我耳邊講。

「由頭到尾，都只係鍾意你一個。」

我攞住佢，攞得好實好實。

「多謝你，幫我克服咗以前嘅陰影。」佢喺我耳邊繼續講。「你唔單止俾咗一個地方我住，你俾咗一個家我。你令我覺得，我係值得被愛嘅。」

「你一直都值得。」我話。

Final.新床褥

之後，我同小魚一齊去咗買新床褥。

雙人嘅。

售貨員問我哋：「兩位想要咩款式？軟啲定硬啲？」

「硬啲啦，對腰好。」我話。

「軟啲啦，好瞓啲。」小魚話。

我同佢對望咗一眼，然後一齊笑咗出嚟。

「溝埋一齊揀中間啦不如。」我Hea住咁講。

「好呀。」佢笑住講。

就係咁，我哋買咗一個軟硬適中嘅雙人床褥，返咗我哋嘅屋企。

我企喺房門口，望住小魚喺度鋪床單。佢著住一件好簡單嘅T恤同短褲，頭髮紮起咗，成個樣好專注。

我忽然覺得，呢個畫面，好幸福。

我以前以為，幸福係好複雜嘅嘢。

要有錢、要有車、要有樓、要有好多好多嘢。

但係而家，我知道，幸福其實好簡單。

幸福係，你放工返到屋企，有人喺度等你。

幸福係，你Hea咗成日冇剃鬚，有人會買個電鬚刨俾你。

幸福係，一個曾經俾世界遺棄嘅女仔，因為你，而重新相信呢個世界。

幸福係，一個Hea爆嘅中年阿叔，因為一個女仔，而決定唔再Hea落去。

「你做咩企喺度呀？」小魚抬起頭望住我。「過嚟幫手啦。」

我笑咗一下，然後行過去。

「嚟緊。」我話。

本篇完結——

番外篇1：真·同居生活

日子耐咗，小魚開始同我講多少少以前嘅嘢。

有一晚，我哋食完飯，佢忽然問我：「為哥哥，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嚟你屋企嗰晚？」

「記得呀，你喊到成個豬頭咁。」我笑住講。

佢冇笑。佢沉默咗一陣，然後細細聲講：「其實嗰晚之前，我試過問人借錢。」

我望住佢，冇出聲。

「我問咗幾個同學，有一個係香港人，平時好似幾friend咁。我同佢講，我阿爸病咗，我需要錢交學費，可唔可以借住先，我會還。」佢停咗一停。「佢望住我，然後話：『你咁大個人都搞唔掂，不如返大陸啦。』」

我個心即刻沉咗一下。

「之後我問另一個同學，佢話：『你係咪想呃我錢呀？』跟住就block咗我。」小魚把聲愈嚟愈細。

「我嗰陣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會幫我。我覺得自己好冇用。」

「你好叻，好堅強。」我話。

佢望住我，笑咗一下，係個種好苦澀嘅笑容。「以前俾同學欺凌嘅時候，佢哋都係咁樣話我——『你除咗個樣，仲有咩用？』」

我聽到呢度，好想講粗口。

「所以，當我冇晒錢嗰陣，我第一個諗到嘅，就係做「果樣野」。」佢講得好平淡，好似講緊隔離屋師奶啲八卦。「我唔識同人溝通，唔識sell嘢，做侍應又驚俾客鬧，做補習又驚俾家長投訴。我諗嚟諗去，覺得自己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做雞。」

「因為做雞唔使講咁多嘢，唔使同人溝通，只需要...」佢冇講落去，但係我明。

我望住佢，忽然之間，我好明佢點解會咁樣諗。

一個人由細俾人欺凌到大，俾人話佢「冇用」、「垃圾」、「除咗個樣咩都唔識」，佢嘅自我價值會扭曲到咩程度？

甚至乎真係覺得，自己除咗身體之外，一無所有。

所以，當佢需要錢嘅時候，佢唔會諗起問人借（因為俾人拒絕過），唔會諗起搵正經工（因為佢覺得自己會搞唔掂），只會諗起用身體去換錢——因為呢個係佢唯一覺得自己「有價值」嘅嘢。

「嗰一日，我好驚。」小魚繼續講。「我坐喺間房度，等咗成日，終於有個男人嚟敲門。佢入咗嚟，我完全唔知應該點樣做，佢摸我嗰陣，我好想喊，好想走。但係我冇，因為我知道，我需要錢。」

「完事之後，佢俾咗五百蚊我。我望住嗰五百蚊紙，忽然覺得...」佢沉默咗一陣。「忽然覺得，我真係一個污糟嘅人。」

佢喊咗出嚟。

我冇講嘢，只係攞住佢。

「對唔住，為哥哥。」佢喺我懷抱入面細細聲講。「我知你對我好，我知你從來冇要求過任何回報。但係我嗰陣真係覺得，我唔值得你對我咁好。我咁污糟，你點解要幫我？」

我攞實佢，個心好痛。

「你一啲都唔污糟。」我話。「你只係一個俾呢個世界傷害過嘅女仔。你值得被愛，值得被珍惜，值得有一個屋企。」

佢冇出聲，只係攞住我，攞咗好耐好耐。

嗰晚，我第一次深深體會到，

原來一個人嘅自我價值，可以被欺凌摧殘到咁，人與人之間嘅信任變得完全無價值。

番外篇2：白兔仔勇氣日記

我記得果日係距離小魚畢業仲有半年，某日嘅星期五嚟。

返工果度我有太多年假，公司迫我今日「清假」。小魚去咗返學，我就喺屋企hea。連續三日假就hea足第三日，hea到連我自己都頂唔順。於是下晝開始就執吓嘢，咪搵啲嘢嚟做吓咁囉。

執拾到咁上下，行過小魚間房發現冇關門，一推門就見到有本嘢已經跌咗喺地下度，於是我入房幫佢執返放好。就發現本嘢封面原來都幾可愛，一隻白兔仔嚟。隻兔仔仲要嗌住「有勇氣就有蘿蔔！」嘅口號。

我覺得幾有意思，諗都冇諗就打開嚟睇吓。

九月十五日 晴

今日係我住喺為哥哥屋企嘅第三日。

我仲係好驚。

驚佢會突然問話唔俾我住，驚佢會趕我走，驚佢會同其他男人一樣，對我有其他要求。

但係佢冇。佢放咗條新毛巾喺我房門口，仲寫咗張紙仔：「呢條毛巾係新嘅，你用啦。雪櫃有飯，肚餓就叮嚀食。我返工，夜晚先返。」

佢連見我都冇見。

佢係特登避開我嘅，因為佢唔想令我唔舒服。

從來冇人咁樣對我過。

以前，所有人都係諗住點樣可以喺我身上擺到著數。蝦我嗰班人，佢哋想擺我啲錢、擺我嘅尊嚴；學校啲同學，佢哋想抄我功課、想我幫佢哋出頭；有啲男仔，仲想要我嘅身體。

但係為哥哥，佢咩都冇問我擺過。

佢淨係話：「幫手做家务啦，已經夠。」

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咁好嘅人？

十月三日 陰

今日返學嘅時候，有個同學問我：「你喺邊度住㗎？」

我話：「親戚度。」

佢問：「咩親戚？」

我唔知點答。我唔可以話係一個中年男人收留咗我，因為佢哋一定會亂諗。

我好驚。

驚佢哋知道我嘅過去，知道我做過一日雞，知道我俾人凌霸過，知道我嘅屋企冇錢。

我驚佢哋會歧視我，會好似以前啲人咁笑我、蝦我。

為哥哥話過，我唔使驚，呢度係我屋企。但係，呢度真係我屋企咩？我只係一個寄居嘅人，我只係一個負累。

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值得被幫。

(王Hea

已經聽到鎖匙同開門聲，即刻拿拿聲將本「兔仔日記」放返好喺小魚書枱上，之後就出返大廳)

(以下仲有三篇王Hea冇睇到)

十一月二十日 雨

今日為哥哥病咗。佢發燒，燒到卅九度。

佢仲要死撐話「冇嘢」，話「食粒藥就得」。我叫佢去睇醫生，佢話：「睇醫生好貴㗎，我Hea住等佢好返啦。」

呢個男人，真係好Hea。

但係我好擔心佢。

我用我學緊啲醫學知識，幫佢探熱、幫佢敷毛巾、煲咗碗粥俾佢食。

佢食咗一啖，然後話：「係我食過最好食嘅粥。」

為哥哥真係好鍾意亂講野。

因為我唔識煲粥。

佢竟然食晒成碗。

我望住佢食粥嘅樣，唔知點解好想喊。

從來冇人話過鍾意我煮嘅嘢。以前喺屋企，阿媽成日話我「咩都做唔好」；喺學校，啲人話我「除咗個樣咩都唔識」。

但係為哥哥，佢話佢鍾意。

碗粥應該係好難食，但佢都食晒。

呢個男人，係咪傻㗎？

三月八日 晴

今日係婦女節，學校有活動，但係我冇參加。

因為我冇朋友。

嚟咗香港咁耐，我仲係冇朋友。我唔識點樣同人傾計，唔識點樣融入群體，唔識點樣俾人知道我嘅諗法。我驚，驚佢哋知道我真實嘅樣之後，會好似以前嗰班人咁，笑我、蝦我、話我「大陸妹」。

為哥哥成日話：「你咁好，點會冇人鍾意你？」

佢唔明。佢唔明俾人凌霸過嘅感覺。好似成個世界都係敵人，你唔知邊個係真心，邊個係假意，邊個會喺背後捅你一刀。

為哥哥係第一個，我肯定係真心嘅人。

但係，得佢一個，夠嗎？

六月二日 雨

我做咗一個決定。

阿爸病情突然惡化，醫生話需要一筆較大金額。學費同其他開支又加價，下年差唔多要多交成萬蚊。

我兼職嘅錢根本唔夠。

我諗咗好耐，諗起以前做過「果份工」一日。

其實我好驚，好憎嗰種感覺。

但係，如果咁樣可以快啲湊夠錢.....

我知，為哥哥知道咗，一定會好嬲。

我亦都知，佢一定會話我傻，話我唔應該咁樣做。但係，佢唔知道，佢對我嚟講，

係值得用任何方式去報答嘅。

我冇其他嘢可以俾佢。

我嘅身體，係我唯一覺得自己「有價值」嘅嘢。

至少，我自己係咁樣覺得。

(如果儲夠醫藥費同學費之後仲有剩餘想買一個最好嘅電鬚刨俾為哥哥。佢成日都唔記得剃鬚。)

Final.final.王hea與小魚

新床褥送咗嚟嗰日，我同小魚一齊鋪床單。

佢好認真咁拉平每一個角，我就喺旁邊hea住睇。

「你幫手啦。」佢話。

「我幫緊手啦——精神上。」我話。

佢用枕頭扑咗我一下。

夜晚，我哋第一次一齊馴喺張新床褥上面。

小魚好快就馴著咗。我望住佢，望住佢嘅側臉，望住佢微微上翹嘅嘴角。

忽然之間，佢皺起咗眉頭，身體開始震。

「唔好...唔好蝦我...」佢細細聲講，把聲好驚慌。

佢發緊惡夢。

我即刻攞住佢，好細力咁拍佢背脊。「冇事嘅，冇人會蝦你。為哥哥喺度。」

佢慢慢咁放鬆落嚟，眉頭亦都鬆開咗。佢冇醒，只係本能咁挨咗過嚟，挨入我懷抱入面。

我攞住佢，望住天花板。

我知道，佢嘅傷口，唔會因為同我一齊就即刻好返。被凌霸嘅陰影、做雞嘅經歷、俾人歧視嘅日子——呢啲嘢，會跟住佢好耐好耐。

但係，我可以陪住佢。

佢發惡夢嘅時候，我可以攞住佢。

佢唔開心嘅時候，我可以聽佢講嘢。

佢驚嘅時候，我可以話俾佢知「冇事嘅」。

呢個，就係我嘅角色。

只係一個會喺佢需要嘅時候攞住佢嘅男人。

有一晚，我同小魚行街，

唔覺意咁經過深水埗個幢唐樓。

我冇出聲，佢都冇出聲。

我哋只係一齊望咗果幢樓一眼，然後繼續行。

過咗一陣，小魚忽然捉住我隻手。

「多謝你。」佢細細聲講。

「多謝咩？」我問。

「總之係多謝你啦。」佢笑住講。

「哇你答得咁hea嘅，喺度扮我呀？」我自己都笑咗。

佢冇答我，只係捉實我隻手，繼續行。我望住佢嘅側臉，忽然之間，我明咗佢想講咩。

佢多謝我嗰日見到佢跔喺路邊喊，冇袖手旁觀。

多謝我嗰日掀咗個門鐘，知道咗佢嘅秘密之後，冇嫌棄佢。

呢啲說話，佢唔需要講出口。

因為愛情嘅嘢，

你hea，佢唔會hea。

(全文完)